

「噍」和「嚼」字的粵音

恕 齋

第三期的《中國語文通訊》裏，刊載了羅忼烈教授的大文《說文解字裏的粵語字》，舉出了《說文解字》裏「噍」、「呿」、「𪔐」、「𪔑」等五個在粵語俗話裏還保留有原來的音義的字，引起筆者莫大的興趣，因不避狗尾續貂之譏，提出一點關於「嚼」字的讀音的意見。

《廣韻》入聲「藥」韻下收錄了「𪔐」、「𪔑」、「𪔒」三字，三個字都放在同一小韻下，切語是「在爵切」，今粵音唸下入。《廣韻》解釋這三字的意義是：

「𪔐」 靖也。埤蒼曰：白色也。

「𪔑」 啞嚼。

「𪔒」 炬火。

其中「𪔒」字在同韻的另一小韻中重見，切「即略切」，今粵音唸中入。解說得也較為詳細：

「𪔒」 炬火。《莊子》云：「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又音嚼。

收集了大量古代經師讀音的《經典釋文》有多處地方為「嚼」字注音，分別如下：

(1)嚼 詳略反 (24-11 a -4)

(2)嚼 才略反 (141-31 b -10)

(3)嚼 疾略反，又序略反 (164-5 a -10)

(4)嚼 字若反……《說文》以為噍字。(436-26 a -11)

根據以上的資料，我們可以斷定，「嚼」

字在隋唐時代已讀作入聲了，在現在粵音讀作 dzœk⁸，中入，和「雀」同音，（與《經典釋文》的反切應讀下入 dzœk⁹ 略有不同），例如「咀嚼」便音 dzœy² dzœk⁸。

不過正如上引《經典釋文》所說的，「嚼」字《說文》以為即是「噍」字，我們翻檢《說文》，在口部的「噍」字是這樣解釋的：

噍，齧也，從口，焦聲。嚼，噍或從爵。

又《玉篇》：「噍，嚼也。」《一切經音義·一》引《倉頡》：「噍，咀嚼也。」此外，還有不少古書的注釋，可以證明「噍」、「嚼」是同一個字。因為採用「焦」、「爵」不同的聲符，才變成兩個字，但作為聲符的「焦」、「爵」讀音相近，甚至可以說是同音①。所以也有人把這兩個字看作是同源字，例如王力的《同源字典》就是這樣處理的②。

《廣韻》對「噍」、「嚼」等字的處理另有見解，它在去聲笑韻也收錄了「𪔐」、「𪔒」兩字在同一小韻裏（子肖切，今唸陰去），而不收「嚼」字，但在同韻的另一小韻（才笑切）卻收錄了一個「噍」字：

噍、嚼也。

從以上《廣韻》的安排看來，顯然是把「噍」、「嚼」看成兩個字，「噍」字唸「才笑切」今與「趙」字同音而「嚼」字只有入聲「在爵切」一讀。其實古代去入

十分接近，以《廣韻》的藥韻、笑韻來看，一字兩讀分隸去入聲的有藥韻的「啜」、「臚」、「著」等字。而同一諧聲偏旁，「耀」屬笑韻，而「躍」屬藥韻；「瘞」屬笑韻而「鑠」、「爍」屬藥韻，這是上古漢語的一個特點，到了中古之後，兩者才分化出來。大小徐本《說文》為「噍」字注音時，都已經注上笑韻，即今粵讀為 dziu⁶ 的讀法。

③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在「噍」字下的注語說：

古焦爵同音同部。唐韻乃分「噍」切「才笑」，「噍」切「才爵」矣。今北音去聲，南音入聲。

段氏的說法，大抵是不錯的，但他可能不知道南方的粵方言口語中，也有把「噍」字讀作去聲的，讀去聲並非是北音專有。

① 如以陰陽二分法看，「焦」和「爵」同屬古音的宵部，聲母同為從母，可看作同音。從陰陽入三分法的角度看，則「焦」屬宵部，「爵」屬藥部，二者有對轉的關係，語音非常接近。

② 見《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220。

③ 「噍」字大徐讀才肖切，又才爵切。小徐讀寂要切。

第二屆閩方言研討會明年在汕頭舉行

最近，負責籌辦第二屆閩方言研討會的廣東省汕頭市閩語學者接連在廣州和湖南大庸市借着參加國際粵方言研討會和全國漢語方言學會學術年會的機會，邀集各地閩語學者舉行座談，商量有關第二屆閩方言會的籌備工作。先後與會的有黃家教、詹伯慧、李新魁、李永明、張盛裕、張振興等十多位閩語學者。經過醞釀協商，一致同意汕頭方面提出的「1990年8月中旬在汕頭市汕頭大學舉行第二屆閩方言研討會」的建議。港、澳、臺及海外學者對閩方言會議有興趣的，可與廣東省汕頭市汕頭大學中文系林倫倫先生聯繫。（B.H.）